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八

彭徐丘劉謝王李列傳第四十六　　東魯尹守衡著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人上北狩監國命與商輅同日入直內閣命內艱辭不允勉受命郕王既即真與輅並進侍讀再艱終制忤旨去後起復還職遂不復與內閣事遷左春坊大學士轉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英廟復辟之元年上多從容曹石諸人先後閣臣半載間數易已乃念時先胄辦事內閣欲用之召見文華殿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

誤恩拔擢叩頭三上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耶對曰是上曰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年方壯強正好用事時也明日降旨令入內閣尋兼翰林學士是時上專倚任李賢每召賢獨對賢退亦必諮時時才不及賢而持論甚正賢每為屈宣德間章皇帝御文淵閣以是閣臣不敢南面坐賢以吏部入居首慨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時不可賢爭之至失色上訓範一孔子像及四配置閣中乃止四年命選庶吉士上語李賢曰古人必有如彭時岳正者可選取其見重若此[illegible][illegible]門達

者中傷賢上信之上曰去賢行專用時矣內臣或語時
時聞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
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閣上上徐知遠讒乃益重
賢上崩時與賢同受顧命協持國政議上兩宮徽號內
臣有以錢后無子止尊所生時與賢相繼力爭兩宮乃
得同尊進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兼職如故尋乞歸省是年賢卒於是陳文得爲
首相而文不厭群望明年天子趣召時還并相商輅而
是年陳文亦卒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故四年慈懿太后崩上以孝肅太后故不欲合葬裕陵時率閣臣臣輅臣定之上前力爭時曰臣等意未盡還具奏乞陛下申勅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時退而上言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宜奉梓宮祔葬裕陵奉神主祔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寔切疑懼竊計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

人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臣等攷之前代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其適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仍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然其適母劉太后雖本無子仍與真宗同祭太廟今若陵廟之祔稍不合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疏入上下禮部會議禮部尚書姚夔集百官皆如時議言尤懇母后不從時與廷臣跪伏文華門號泣不起再三請皇太后感動始從之其秋彗星見掃三台已乞罷免不許是時昭德宮顓寵儲位久虛時竝言願重宮中名分均恩愛廣繼

嗣爲宗社大計是年項忠督征叛達滿四滿四據保石城殺伏羌伯毛王天子復遣撫寧伯朱永帥京軍四萬往助之時與輅計曰賊若四面攻剟誠可畏惟今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成禽矣止永軍不用再行廷臣以爲更不濟師必失關中咸爲時惧語時曰公之止軍不發有何所見而固執輕敵乎時曰吾觀項忠疏内曲折而知賊决可平也已禽四如時言是年改吏部尚書五年上用萬安入直閣非時旨尚貴妃爲同宗而與内官李永昌深結納時等坐爲所

閣堂陛不逾七年彗見軒轅時上修德要事首請召見
閣議機政上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後爲諸内臣所賣
初見不宜多言僅請免減武官俸一事上允之萬安遽
叩頭呼萬歲退時等自是不復得見上矣八年水旱陳
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進少保三月卒
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大事多能持正
隱然爲一代人望云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編脩天順
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十年陞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時萬安劉吉尹直諸人居內閣無一可愜人望泰陵即位言逐萬安用溥溥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直內閣踰月復罷尹直用劉健陞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又罷劉吉相丘濬吉去溥為首揆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溥請如正統初用王直王英故事奏以侍讀學士李東陽兼禮部左侍郎顓典誥勑八年濬卒上乃遂相東陽及

劉選溥任東陽入相閣中章疏悉倚東陽劇堂每有大議溥不自用與二三元老同心題擬大小陞除一洗成化傳奉意旨干請斷絕是年上以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昌國公有勞內旨傳與還職溥不奉旨奏止之武岡州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臺省臣論救幷下獄溥率同官疏爭遜得薄謫幷宥言者而岷王祿米亦削上固虛懷納諫而諸閣老亦無復向日安吉輩依違自固畧無吁咈之意矣一日中官傳旨至閣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為

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犢不過犢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寔欲共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蓋是時中官李廣導上燒煉齋醮上為所蠱溺等因復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脩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

疏曰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幸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况憲宗藥發致殃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觀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

奏報始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
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
可保矣疏入上嘉納雖未斥絕廣等愈益留心政典十
年十三月上御經筵罷坐文華殿命司禮太監黃泰至內
閣宣四先生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等趨至殿頓首上
曰近前溥等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
等每一疏上上必曰與先生輩計議溥等看擬批答以次
陳奏上覽或更二三字或刪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
滞溥等懼不能稱上意輒首請曰疏中事多若臣等請

將下閣詳擬上稍不說曰盍就此而議溥等頓首曰唯
賜茶而退其秋八月上又召見平臺議事時屢稍跳梁
四方災異數見溥等因極納誨乞以安靜天下清平十
一年二月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蓋殿大學士七月以
目告乞致仕十二年九月卒贈太傅謚文靖溥倣范仲
淹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于上敕下戶部蠲復其
繇其子不省多奪鄉人田充之溥終爭訟者紛然
論曰彭時位居李賢之次天子方信讒言時頗與賢同
夫體國之公今人有是乎比相慈宗見貴內臣至求萬

歲閣老之識朴忠有餘補衮無日可爲歎息徐溥進於首揆廟謨宏議壹授簡於東陽可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也景泰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讀書史館博洽爲諸儒之冠學有經濟天順中兩廣用兵上南陽平寇方略南陽以濬言檄上詔付總帥成化元年陞侍講預修英宗實錄于謙之死執筆者欲以逆書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未可知功高隙深身又誅夷乃當日柄臣傅會以一時旨實沒謙萬世社

穆功謂信史何錄成陞侍講學士濬貌不揚然吐音洪暢進講經筵上每竦聽嘉納五年內艱九年續修宋元綱目大學士彭時開七館以待諸儒濬明年起復特加館與焉濬以意見自撰史略謂朱子綱目義重正統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不可遽予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國統之偏全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是年特轉國子監祭酒學士劉吉言曰南雍止可為教官耳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居太學踰十年師嚴道尊造士分列科貢應例三途敎長幼立

資餼區別教養士多成材濬自念海外書生幸綴儒班
叨筆事上讀書無裨悉用日糜太官餼廩乃採經傳子
史百家治平要語附以已見輯為大學衍義補補宋儒
真德秀之闕成書一百六十卷泰陵新立上之時年七
十矣自分禮當致政生平精力盡在此書萬一有裨宸
衷採什一於千百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勝於臣身
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犬馬齒且暮沒無恨上
覽書嘉悅下勅褒獎賜白金文綺進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四年副修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冬敕

文淵閣大學士辦事內閣辭免疏三上上慰留之大拜之明日濬疏謝曰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稽古伊尹畎畝幡然數語傅說受命對揚三篇諸葛草廬三顧之言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信於後臣願擇衍義補中一二切時要務望皇上施行庶令紙上陳言不爲徒託少報聖恩萬一上曰卿欲有言朕所願聞也濬因條陳疏奏曰臣惟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

之統我皇上登極紀元之始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臣按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致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

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交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哉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七震五六百震餘殃至弘治之初未已也適者彗出天津地震天鳴無處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攷諸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孛在三垣三台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遣防為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恭惟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太祖開基百二十年之後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爲一朞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象維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泰其斡旋之機政在於皇上今日臣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

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
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
聽聖心有所思維臣下有所論奏左右有所陳請熟思
審處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彝訓有無違
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是否人情以為
便否清議以為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
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養心
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

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亂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廻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

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執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徇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已之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其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歉糠眯目則天地四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

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亡如梁武帝崇道者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于亡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修煉金冊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眞篇二人著書教人煉金冊以求長生必其人眞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

且不免於死況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
凡擬二十二事萬餘言文多不載載其首兩事是時上
溺齋祠中貴李廣輩諸戚畹皆希旨用事多陳乞濫疏
中旨事指引輒爲援證以逆折之上覽奏甚悅以爲切
中時弊宜盡黜用濬濬以覺大啓上心以忠厚變士習
以平順正文體以經濟數人材時吏部考察外官務以
多黜爲公斥去二千餘人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今有居官未半載黜奈何輕狥一時耳目挫棄天下
賢材且非祖宗舊制請勑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任經

一考非貪暴顯白者且勿斥上然之是時王三原方以
重望起用居銓基臺濬擬旨留用數人三原頗不悅時客
有作大司馬王公傳美三原者濬以三原爲好名以語
濬會內宴濬以內閣坐三原上三原以是嘖有言及太
醫院判劉文泰憾訐三原并以傳聞朝士遂疑濬嗾使
三原去位基臺諫交論濬濬乞骸骨上固留待濬益厚七
年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濬性剛直與諸大臣言官相論議不肯姸婀學士徐溥
實與有異同濬至捽冠於案執愈堅邁館中諸後進尤

峻入閣後無歲不求歸疏十三上不得許竟卒于位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劉文靖嘗誚其著述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濬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但欠散錢健亦自此不悦濬平生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詩文滿天下絶不爲中官作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正德初賜與宋學士蘇軾秩祀瓊州子祠額爲景賢官其孫郊爲尚寶司丞

論曰瓊之爲郡高皇帝所嘉稱爲南溟奇甸也丘濬挺生其地獨鍾其氣以與神州赤縣之人士相頡頏翱翔

乎玉堂之上高論于廊廟之間冠冕佩玉相天子爲一代之名世賢輔豈偶然哉人多以地取人博學不如濬誚其爲散錢經濟不如濬哂其爲教官嗟夫以濬之所著述而適於用今天下所紛紛浮慕爲講道學先生恐當異口談也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也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右諭德左庶子少詹事事泰陵于東宮東宮即位之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

孫寡比入閣遂得練習國家典故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七月宜興以目眚請致去健爲首揆健以上視朝遲晏同官首請勤政務戒怠荒上乃數御平臺暖閣袖出四方章奏與健等面議見必稱先生上既明習國事而健與李謝二公參論可否上意每嘉納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在吏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華容裁減清寧宮軍夫上令司禮語

健擬旨詰責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劉尚書近以老辭位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也上欣然爲聽健言上好齋醮命撰武當山祝文及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健皆固持不受旨上亦不更强焉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上諭燕支大學士俸十七年霽皇后崩陵殿禮成化中雖行成議健以爲非於是得請釐正其明年爲乙丑其夏上寢疾上度不能興召入至榻前執健手歔欷諭曰天

上事朕知先生毎多費心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不肯讀書賴先生等輔導健遷東陽同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武宗即位加左柱國而東陽遷少傅兼太子太傅上素昵諸近侍劉瑾等迨嗣國淫戲益亡度廢棄萬幾健三人皆以顧命大臣同疏極諫凡再上皆報聞乃共自劾上奏曰臣等遭逢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

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譏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

於鹽筴言者以爲多言辭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
謂之再擾查照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
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
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
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
略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備舉
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
兵等部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
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

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
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嗔人臣
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
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
玩惕竊祿苟容既孤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
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齒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
與維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降旨慰留健等因陳
政令十失得付諸司議革尼不行是時健等先後疏中

皆未敢斥言諸內侍已而言官暨諸大臣戶部尚書韓文等交章論劾直數瑾等罪惡於是閣議持不下而與司禮太監王岳等內爲應同請上捕誅之吏部尚書焦芳素媚瑾欲攻健去希入閣洩其謀於瑾瑾急得先見上泣請并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立貴瑾等健率同官疏請至再皆不省遂乞致仕遷亦去獨東陽得留而焦芳入內閣矣東陽言臣三人責任同臣獨留臣無辭以謝天下不報先是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詈瑾等不休東陽獨無言故得留及二人瀕行東陽歔欷泣

下健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矣爾東陽默無以應健去瑾自是盡逐骨鯁卿士大夫正德二年瑾根健諸人未已矯旨奪健官誥健與遷幷文等爲奸黨凡五十餘人榜諸朝堂五年瑾誅健乃復官致仕比上數遜巡撫江南健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世宗入繼大統健年巳八十有九降詔存問曰皇帝勅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朕惟人臣之事君得志行道樹功烈於當時者固難而名遂身退康寧壽考始

終一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資具粹正器識恢弘粤自蚤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書甚録藝苑勞勤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於我孝宗皇帝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彝章延訪于便殿賜[illegible]於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足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於顧命之際推誠付託全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悴故當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爲匡救其毅然不

可凹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難容皆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横加讒抑旋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寔鮮其倫惟昔宋之名賢如司馬光文彥博並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多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傾慈尊賢優老之典誠不可緩惟卿累朝耆德是朕懷朔今八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至家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饋官廪八石歲給輿隸十名

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順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於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朕又聞老臣體國義不忘君卿有嘉謨至計尚無所隱以輔朕之不逮期於海內乂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有令譽於無窮矣欽哉故諭時謝公年七十三錫公年八十二詔皆存問各官一子爲中書舍人明年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五年卒年九十一贈太師謚文靖嘉靖二十一年復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司丞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也成化甲午以省解進第爲乙未

進士第一人授修撰十九年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
德孝宗登極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開經筵勅充日
講官弘治四年與修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是時翰林諸賢遷與學士吳寬二人並負公輔之望
遷明暢充在寬溫粹含弘儀幹並修偉八年丘文莊卒
寬適憂去而遷遂與長沙同入內閣九年主考會試十
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疏請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上欣納焉是冬
清寧宮災閣臣咸引咎避位遷與寬與學士王鏊代

不允時宜與已先去洛陽爲首用遷位次猶在
然三人中遷能持正太監李廣以符籙見寵幸有罪自
殺上欲加恩遷諫止十四年朝廷以火篩數入寇至大同
上憂之遷疏安邊機宜上即行之兵部請加南方折銀
以贍軍興遷曰先朝以南方田税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
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宜節用以紓之屬奏遍乃止十
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弘治中
國家最號清明上每御便殿及平臺援閣與輔臣議政
事遷多獻納遷每欲應覺入謝語於洛陽洛陽曰吾且

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之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泰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越次在此懶焉故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咲不答寛竟不得入閣敬皇即世毅皇立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奄瑾專國遷與洛陽亡何並爲瑾勒致仕長沙爲首相遷初薦鼇代已於是焦芳欲援鼇爲重而鼇得入閣遷爲相子丕舉進士及第人皆以宰相爲私其子已而遷褫職遷第廸武選員外郎致仕丕編修除名瑾誅遷復職致仕世宗登極賜勑存問廸起參議

丕復翰林遷遣子正入謝疏曰臣菲材譾家孝宗知遇顧托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慙罪責難逭分與草[illegible]偕幸溝壑未填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乘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効涓埃臣聞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

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成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在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薰陶之時尤宜博覽群籍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即召勸講之臣向賜從容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生漸失其初者有矣聽覽之際宜申飭有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即召執

政之臣而加商榷務合稽制究詳舛訛之端振弊發滯之敝則聖政有恆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闕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以言爲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疎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疏入上以正爲中書舍人嘉靖六年大學士費宏請以名爲選侍代人學士楊一清請照郭子儀

文彥博故事乞降手勑差官行取來京命爲輔弼之首用以講明道德處斷大事上爲特遣行人陳侃還蹝辭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賢者碩宜勉爲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遂起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一淸初意若虛元佐遜遷天下皆相慶遷後人而賢一淸之能讓及遷至一淸以官祇遷爲尊不肯處遷下乃竟遂初志與論頗少之遷在位踰年其正月仍陳乞已八十在位無補乞放歸上優詔留之四月又辭乃許之是冬卒贈太傅謚文正

諭曰劉謝二公並以宮僚入參大政受知孝廟輔成弘治一十八年至理平昔崇獎閣之疇咨其見都俞吁咈之遺焉夫惟聖君賢相千載一時哉迨事武宗皆以顧命老臣無能改于其德幺麼小豎忿欲決裂於目前之圖卒俱受其蠹斁世道之不流爲世路者無幾此亦智不足而才有餘乎木齋懸車廿載備端足于新都當軸之時一籌莫展數月掛冠完名全節眾稱蛇足矣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廷試及第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九載滿遷侍講憲宗

實錄成陞右春坊右諭德鏊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若始應其選國家翰林侍從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本欲使之積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與茲選何可不苦心于學鏊居翰林日惟杜門讀書戒門者謝客勿通一刺即見客不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人愈慕之而鏊學識日益弘博隱然爲公輔器矣弘治八年進侍講學士燕日講上幸中貴人李廣常導上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上悚聽既罷講謂廣曰今日講書所指殆爲若輩耶若好爲之自是罷遊戚畹壽寧侯

與虜有婣虜絕不與通俟歲時有問遺虜麾去或以爲
遺虜曰昔萬循吉舉附昭德吾甚恥之乃今仍附壽寧
耶選東宮寮爲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會虜火
篩入寇上籌邊八事一曰定廟算二曰重主將三曰嚴
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
曰出奇請起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爲總制言紘起
撫其地威望素重邊人至今思之雖老猶可用也閫外
之權悉以付之沿邊諸將聽其節制則事權歸一醜虜
不足平矣又請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

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
有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
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而脫去謏聞
之陋矣其選將材亦然十六年憂去正德元年服除起
仍故職是時有八閹劉瑾等導上逸遊鏊稽古典酌今
制分列為講學親政二事疏以請不報尚書韓文率諸
大臣伏闕諫不聽及瑾入柄司禮盡逐顧命諸大臣獨
留李東陽而用冢宰焦芳芳為瑾之私人廷議僉共推
鏊瑾心忌鏊而外難公論鏊以左侍郎兼學士遂與焦

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踰年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方用枷械威劫士類鏊言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而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瑾每誅求諸大臣鏊但片言折之瑾輒意沮瑾逮華容欲以激變士官罪坐死鏊曰土官未叛何名爲激變又以築逃太監欲逮楊石淙鏊曰楊總制高才偉畧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二公皆得寬釋是時長沙居首鏊稍列芳下長沙頗善調停瑾芳則專事媕阿鏊性與芳彌犄瑾所以毒流冠紳芳多

導之鰲見瑾日驕悖常戚然若不能一日安位者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若乃爾耶又聞鰲交贊亦絶乃笑曰過矣鰲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乞歸疏三上乃得允歸十三年而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疏與廩鰲上疏謝而以所著講學親政二篇進鰲以臣子立朝先資首務亡出此二篇而後泰交可成以故身事四朝皆以自獻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白正朔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然傳之以爲

柔潤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畢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成王訪落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邃敏緝熙安
望其有得今也凋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
之之人寡味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我太祖高皇帝
前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日日相講論
其後聖學高明詔諭天下皆出御製宸翰如飛群臣拱
觀令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
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
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
覽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
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
明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
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
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
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惟所好而不禁上有疑
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將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
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

矣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愚以爲

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

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惟願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

事皆決上擬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
引見群臣謝恩辭見者得上殿陳奏盡心而問之和顏
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
下之事粲然畢陳於前昔賢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
野無遺賢亦不過是也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嘗自
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
道光然無聞者乎貴顯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
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擺權璫狂猘不能媕阿一
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

不知窺避歸卧空山晏然寢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材則庸無裨于世自塚其躬斵其所至蓋知纂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宗者乎

論曰今天子廣厲學宮士取青紫而起於縫掖譙不人人知有王守谿先生者先生畢業獨為一代宗工士即童卯業已誦法先生為功令先生績學仍為相不久其大者厄於權璫不獲大展布於廟廊而其緒餘有足以主齊盟而淑後學先生[illegible]不負所學哉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也大父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爲對善大書時稱神童景皇帝召見授筆札面試喜置膝上食以上林珍果賜寶鏹送歸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連舉會試爲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歷遷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預修憲宗實錄陞太常少卿兼前職掌翰林院事然有忌之者數年不得與經筵久之先是諸學士知制誥有專官於是大學士徐溥言於上以爲東陽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

詔勑弘治八年與謝遷同入內閣參預機務時徐溥掌閣務素重東陽文學閣中章奏溥悉屬筆東陽每有數陳東陽稽古證今多存納焉上方欽意太平暇御便殿宣召內閣四先生命司禮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東陽因及鹽法極陳奏討之弊上明日即降旨停禁十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闕里還上所過民瘼上即勑下有司議寬恤明年夏五月上不豫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

宗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上不
親政東陽力與同官三人數極諫上竟爲瑾等熒惑且
柄用瑾於是三人同日劾求罷瑾遂矯旨逐健及遷去
獨留東陽東陽愧自留懇同罷不聽瑾與冢宰焦芳善
欲相芳而朝論推少宰鏊瑾乃並引入閣與東陽共事
其冬進芳與鏊官東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東陽疏請早朝日請經筵日講俱報聞
尋加正一品俸東陽疏謝願留有餘之寵以歸朝廷遂
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答是時東陽雖首相然天下

章奏上晝付瑾裁決即送內閣票旨內閣一逈瑾意不敢忤時謂東陽爲伴食中書二年聖體偶違和免朝恭東陽乃率同官上疏曰皇上英資洞達聖性剛明直可超越百王跨光列聖但天時偶失其宜衿務感所不及竊見端陽前後金鼓砲火之聲徹于都邑既牧厮役之徒充乎宮禁大臣畏懼而不敢諫小臣疑慮而不敢言臣等若再緘口括囊旁觀坐視則祖宗分職以設官朝廷縻祿以養士將焉用之伏望念萬乘之尊思萬機之重體萬民仰戴之切爲萬代悠久之圖視朝加早則奏

若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于以導迎和氣坐致太平推之天下人民無不得所則大庭奏事不過數刻之勤而燕處深宮自有無窮之樂矣上曰卿言為天下社稷臣民朕已知之遂立苛法分遣微卒四出逮繫百官時執尚寶司卿崔璘湖廣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何校長安門外東陽上言三人坐犯自有本法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繫焉儒生人官豈能忍死至一兩月之久臣每見皇上當決重囚哀矜詳審往往從寬好生之心直與天地相似三人以待從部署自効微勞一日不謹罪雖

法命在旦夕實可矜憐伏望少霽威嚴特加寬貸或送
法司依律問擬則輕重適中恩威並著既已見愛民之
仁亦不失待士之體斯文幸甚群臣幸甚三人乃得寬
宥戍邊他日早朝瑾得匿名書冊摒執朝官三百人送
詔獄東陽語瑾曰此事乃一人爲之一人之外則皆無
罪人也柰何盡執之三百人乃得釋瑾威僭凌駕王上
隸視公卿獨東陽以才望素重於瑾芳顯助瑾煽虐東
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瑾之殺縉紳東陽所以解紓
剛剝潛消默奪之力人鮮知之實銷救逆東陽因得稍

革一時苛政八月寧夏獻俘上納太監張永言誅瑾東陽盡取瑾前諸所變更法令悉復舊章上錄首輔功加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南京御史張芹疏論東陽阿瑾于專權亂政之時攘功于禍變潛消之日宜賜罷黜不聽東陽辭蔭乞休不允因儲位未建復率同官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內亂誅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

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上念上天付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參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璫誅永益用事政權仍在內臣永能矯璫奸欺東陽協與賛襄上時降勅奬諭一品九載考績令兼支大學士俸七年固安賊劉六劉七等蹂躪畿輔上御左順門召閣臣計議東陽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成功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千

尸辭上納幸臣言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入衛京師東陽揭陳十不便不聽上意蓋有先入之者明日乃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上許之後除子中書舍人東陽雖致政然歲時賜賚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致宴皆出特恩東陽立朝五十年輔政十八年雖遇權璫從權守正好以詩文接引後進平生當世推雅度推重　時門下士有為興化守入覲儀兩帕四翰東陽曰以染翰得可名帕奈何啟緘取翰歸其帕冬月不爐披冊探觚不勝慄輒就日暴日移亦移有寒士風

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國朝文臣謚文正自東陽始也

論曰正德之初內豎擅恣其去劉謝二相臣猶掇之也斯豈東陽可與同朝共事之日耶伴食五載乃其風采有足以祛狂猘之魄而服其心又豈懷祿苟容而焉用彼相者幾年開國是賴以調停善類多因保護則固正之不能以邪勝而法之不能以懾奪也亦能假手石深共鋤內逆道固委蛇殆謂是乎戒啜啜猶援其就之迹見純吾未敢隨衆而[illegible]訾之也